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之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

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

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樂散

亦作

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壁是者

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

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

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壁是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豈

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
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
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
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聞君之不殺笑魔者以君
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魔
者美人頭自造門進魔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
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
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
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

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東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
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庶
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
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
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
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
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
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
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
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自笑之而亦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處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

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公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

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
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
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錄所謂因人成事者
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
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目為不笑天下
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
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
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籍奪晉

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率
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曰說平原君曰君
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嗟以為虜何為不憂
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
君之後宮臣百數婢妾被綺縠食梁肉而民揭衣
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辯木為矛矢而君器
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
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
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
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取死之士三千人

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
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
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皇有李城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
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
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復之乎
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
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
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益無勲乃以君為親
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
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

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

徐廣曰一本見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

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

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

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

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

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其秦母子之屬

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好意通指明其所

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

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博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

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

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齋檐蓋

徐廣曰齋草履也蓋長柄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

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諱周曰食邑於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

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

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

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

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

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

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酬楚魏

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

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

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

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

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

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

侯必昭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

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

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

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釋徐廣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

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

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

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割六城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口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利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
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也使王歲以六城事
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不割地王將與之乎
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
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坐而聽秦秦兵不
弊大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以益強之秦而割
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之地有盡而秦之
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
子秦地何如母子孰士緩辭曰此非臣之所能

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三亦聞夫
公甫文伯母采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首
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
有子死而弗哭者采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
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
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
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妒妻故其言一
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
則非計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
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

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昏

徐廣曰音慎

勿子樓緩聞之往見

三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
曰吾王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
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
趙之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
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且愈疑天
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

言勿子者非固勿子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
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並力西
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
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王示天
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
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
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
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
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
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

魏

楚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

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

曰魏過先師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

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

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

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

巨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

魏亦過竊臣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

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聞行

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此揣摩摩政謀凡八篇以刺

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虛矣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

大體語曰利令智昏原石貪馮亭邪說使趙

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效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

平原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

忍其卒困於大梁庸夫且其不可況賢人乎

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六十一

六十一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於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穎曰作高士檣檣上作桔檣桔檣頭兜零以薪和之釋博欲召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之以相告

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
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
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
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隱事者趙王所為客
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
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
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請欲厚遺之不
肯受曰臣脩身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
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具置客坐定公子
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主侯生攝弊衣冠直上

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
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
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
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
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
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替其履客履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
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嬴乃夷門抱關
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
故父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
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
屠者未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
往數請之未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
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
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
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
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

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以使人止晉鄙
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
者冠蓋相屬於魏

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

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
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
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
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
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
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
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

軍狀辭使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
公子行數里心不使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
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
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
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
他端而欲赴秦軍壁言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
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
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
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
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

如姬資之三年

索隱曰舊解資之三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復讎之

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

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

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

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

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

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委令有所不

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

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力士晉

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決侯生曰公子

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

唯惜謂多 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為泣耳豈畏

唯惜謂多

詞句也 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為泣耳豈畏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

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

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

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自以至

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

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人吾擁十

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始哉欲

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勸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

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

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

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呂忱曰韃為公子

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

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

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

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己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

魏而公子獨與秦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

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臣五城封公子公

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
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
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
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
於是公子立自去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
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登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
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
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

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
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公子欲
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
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
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
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
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
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
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
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

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且以語平原君
 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
 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
 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
 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
 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
 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
 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

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
 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
 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
 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
 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
 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卜一篇圖七卷秦王患
 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
 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
 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

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
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
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
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
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
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
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
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
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府
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墟永問其所謂夷門者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
陵君之接嚴穴隱者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
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今民奉祠不絕也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信

信

信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

此書成於漢代

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暴是也。天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自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徐廣曰：縣有桃城。入邢，徐廣曰：平魏，皇有邢丘。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

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

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衍。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黃齊陽嬰

城，徐廣曰：蘇代云决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

於鉅野入濟。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

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王若能持功守威，繼

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

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

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

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入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
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
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
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智氏之信
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
殺智伯瑤於豎臺之下。徐廣曰。豎臺在榆次。今王如楚之不毀也。
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
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云。趯趯負兔。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兔。往來者獲得也。兔也。鄭云。曰。遇。犬之馴者謂田犬。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

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告天之信越也。臣
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
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
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
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剗腹絕腸。折頸
摺頤。徐廣曰。一作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
鬼神孤傷。無所與良。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
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
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
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
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
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
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
五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碭蕭相故
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

策論四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
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
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眾，兵革之強，壹舉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
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深。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
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
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
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
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

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諸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

國而絕萬乘之和謀計也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姬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

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
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
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
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
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
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
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
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
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
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

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
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
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
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
舍趙使欲夸楚為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
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
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
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
西伐秦徐廣曰始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

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爲秦
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
君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
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
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
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地與
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韓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
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
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
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且子昔進之甚衆卒

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登
子恐以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巴而謁歸
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來臣
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媢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
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
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
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與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
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宜用事以

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
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
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
賴天有子，身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
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笑，然之，乃出李園女
弟，謹言而言之，楚王召之，幸之，遂生子男，立
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用事
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
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
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
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
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君且卒，空而
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立王長而反
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
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
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幸李園，
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
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宮中，楚王

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謂母愛子之人也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
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去後十七
日楚考列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
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太子者遂立是
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冬楚毒亦為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此
太史公曰吾通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如成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
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徐廣曰旋音卷語曰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箆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慘辱以懲後今無妄言者睢從箆中謂守者

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箕中死
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
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
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
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
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
人有仇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
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
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
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

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
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
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
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
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
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違鄉者疑車中有人
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
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
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
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

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潘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陽一作葉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后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上書曰臣聞名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以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甘不官大故無能者不

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父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堪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薛綜曰懸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
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
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
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
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徐廣曰一作概於
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
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
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一
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
而入其中王來而官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

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穉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
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
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
不洒徐廣曰然變色易容者王屏左右宮中虛無
人秦王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有間秦王復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蹠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

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
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
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鄒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
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丕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
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
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
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
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
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

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
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孟

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

而死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

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

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

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篥徐廣曰一作

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

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

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

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
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
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死因以是杜口裹足
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
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
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
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
臣死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

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
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
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
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闘而勇於
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
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
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
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

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大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網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韙也。越人之國而攻可。我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主曰。誰

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八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昭王曰。吾欲親魏以矣。而魏多

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
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
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
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
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
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
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
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
韓韓不聽為之柰何對曰韓安得不聽乎王下兵
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

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
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
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
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
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
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
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
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
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

乎臣聞善治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
使者操王之重使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
曰音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
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
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火其都者
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
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
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
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
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

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
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
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
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
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
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
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國使縣官給車牛以徒千乘
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
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
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
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
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
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
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
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
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
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
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見君於

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
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
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
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
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
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
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
自知見膏分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
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
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
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
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且昔者
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
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
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
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
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
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締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
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

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
坐須賈於堂下置筵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
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
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
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
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早
起早作如方崩須
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
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
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
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若
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

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
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
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臣
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
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

十口馬彪曰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
二言農桑振救之絕秋冬遣無害吏按評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毀最歲

盡遣吏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

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唯賦之

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

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

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

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

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

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

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

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

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

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

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

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
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
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
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
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
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
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
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

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
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
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然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
其頭子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
年秦攻韓份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
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
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
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武安君使將擊趙
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丘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蓐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
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
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
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
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日
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
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
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
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

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
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
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

唐舉相荀勗曰梁有唐舉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

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

視而笑曰先生曷臯臯巨肩徐廣曰一作渠雅顏感

鬪膝續羊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渠吾聞聖人不相始先生乎蔡澤

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

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

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

作飯也刺齒二字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指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

見逐入韓魏遇奪金高於塗謂之聞應

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

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

客燕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

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

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

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

侯固不快及見之又佞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

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

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夫人生百體堅疆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

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實仁秉義行道

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

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

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

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

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

蔡澤曰一

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
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
以說式抽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
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
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怒欺舊友奪
魏公子印安秦杜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
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
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
不辭難徐廣曰云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

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世盡
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合若此君子
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
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
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
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
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其皆有忠
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
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合商君吳

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王子
之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
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齊仲不
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傳辱而
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亦願矣
聞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耶卒以君
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皆不可願孰與閔矣周公
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

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
為膠漆義不信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
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
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
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
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
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
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
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向踐而君之功績愛信
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

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
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
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
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
之怨己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
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
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
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

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
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
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
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
史噉叱呼一作暗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
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
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
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
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士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
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

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
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
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
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
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
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
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
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
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壻之害重
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懸之區

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指物越北并陳
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
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
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
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
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
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
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
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班固奔指曰博縣於投不
必在行駟謂投瓊也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

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
官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
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十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
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而出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
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雍讓賢者而投之退而巖居
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公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

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
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
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
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
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
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
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
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
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

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
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
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
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
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
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西貝信哉是言
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
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尤小也及二人
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

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
意豈可眩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范雎蔡澤下列傳第十九

大正

廿

大正

...

